

攻

媿

集

集

攻媿集卷二十二

宋

樓

鑰

撰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

任國子司業日上

臣某准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缺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學省目覩雷雪之異竊攷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

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卽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于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爲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說陛

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蟄蟲奮起雖稍先時猶未爲甚雨中間有小雹人已驚駭至于庚辰之朔晡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于告語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覽

時政之已行湯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于此此不待
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
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
之湯之禱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
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
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災而反致
勃興也宣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爲首竊嘗攷之止言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若歸過于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爲祀神如此不
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至此者必由于我其刻責之深又
過于成湯反己之切乃見于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
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實始于此臣願陛下遠鑒桑林之
禱六事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
之詩至誠反己所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
日之異適當爲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聳比

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偏于剛嚴聖學日新高明柔克一于仁厚動以仁宗爲法率循壽皇之訓天下涵泳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法天爲先臣願陛下體剛健爲德本而以仁厚行之剛則不爲物所移健則不爲慾所怠杜請託之私絕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于上朝政日清于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于民矣逸樂則伺候

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且憂形于色宵旰興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雍雍肅肅宸襟泰然淵靜鑒明以照百官其視宴遊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爲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爲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爲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至于首肯內廷請謁未免于付外然崇獎

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爲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爲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勿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消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駁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于法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

之外庭有言遂與寢罷在陛下不爲傷恩而有司得以執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絕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爲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爲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于親傳臣觀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于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爲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放惟恐不多至于竭倉廩傾

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勞于上有司奔走于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爲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羣議積貯爲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災而懼不以爲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間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爲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攷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爲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之初京旣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闢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虛文遂劓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于京而書出于徽皇權歸于京而過歸于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

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卽致竄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爲之未至于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旣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爲矣敗國殄民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爲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願陛下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備動皆有則如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

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于褻乃所以強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鼓一百三十餘震牆屋搖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之懼黎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機宜文字李復言于帥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于盛夏今秋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爲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越月羌果叛攻陷城堡賴有豫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

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爲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強狡實萬倍于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帥修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論進德養生

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

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旣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旣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于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内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

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內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有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恩擢寘柱下所當罄竭以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爲本視聽言動率務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所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所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休保合太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愆伏安能爲吾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于清躬伏惟陛下裁幸

論郊廟之禮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所當輕議然事有戾于古而又不宜于今苟得其說不可不陳也仰惟神宗皇帝銳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攷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于令凡

今日所行多出于此臣嘗恭覩神宗實錄元豐六年有太常丞呂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于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爲是特未見于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升卿謂郊祀致齋之內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于其間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

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祝用清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雖論者以爲失禮然攷其所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青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于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尙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于此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以奉上帝則齋之義

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
臣曰不然人主于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
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
可以爲郊禮宜如故事致齋于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
其宗廟親饗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
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
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齋乞于內殿車駕出入如常
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臣三
仕于朝屢祇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

餘悉禁蓋專致敬于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
日之內鑾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
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于跛倚幾至僵仆而以
此跛倚之餘致齋于郊宮雖强有力者亦苦于顛頓而
恭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旣得升卿
之說敢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錄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
之因列之于前以備採擇伏望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
欲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說欲望睿斷改定
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于孟享之

日行朝饗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于當郊之歲或
烝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於
內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
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
供億之重攷古驗今于禮爲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
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
他赦宥賞資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
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論諸州奏案

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謹
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致者也臣區
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備陳當今
之宜惟陛下垂聽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
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仇而不
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仇麗吾之法而
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旣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
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
脫有錯誤悔之無及又況筆楚之下何求不得間有誣

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爲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虛凡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于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于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

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十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強盜則曰太祖立法強盜賊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強盜之法爲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

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
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
則其他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悅亦非曰殺人
者必死也律文諸強盜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
制也而唐元和之救京兆府奏應擒獲強盜不論有賊
無賊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救應持杖行劫
不問有賊無賊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趨于厚
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爲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
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

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
司皆詳處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奸太甚然臣每疑
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
以原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閱實然後奏
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煩又從而講究其說欲
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
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取索
本州原案併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
卽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

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間有冤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于朝廷明謹之意益爲詳盡天下幸甚

貼黃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錄原情碎款列于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錄碎款奏聞尤爲幸甚

論君道難易內引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又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皆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自能致之資威制強敵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爲內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羣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

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採公
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
廉恥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
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之變知
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奸雄之心國家南
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
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
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
無難者天下當爲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

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
者當隨以舉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爲易事舍
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
于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于施行則人心
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
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
在陛下尤不爲難古人責難爲恭而臣顧以爲易者義
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爲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裁
察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
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
懼以俟譴呵乃蒙聖慈俾遂爲真周章控辭旣不獲命
退慚僥冒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
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
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
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
重四方萬里之遠係于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王乎陛

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
之失所周思卻顧若不能自巳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
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爲是者陛下終以爲是公
議之以爲當然者陛下終以爲然方其未行人人顛望
及其旣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
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
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
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幾不無游息之時退
朝之暇從容良久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奏章

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天處各賜度牒以爲賑卹之備此真爲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于公家

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爲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斂攘稍失撫御起爲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頒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遍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椿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陳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椿積見米隨宜糶貸以

濟急闕鄰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糶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尙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椿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爲過況賑糶于急缺之時收糶于秋成之後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爲經久之利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集卷三十一

攻媿集卷三十一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宮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歎仰以爲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癆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鼓舞以

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宮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旣近會慶在邇鑾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于夙昔羽衛環立于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羣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待立爲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觖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

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指揮若曰壽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宮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宮之聖意交懽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卮爲千萬壽未爲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悅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

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無重于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于離矣朔望比其他過宮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爲尤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于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闕休者止此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再展十月以聖躬之

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說乎卜吉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辦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爲此一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指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宮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宮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卽賜雨具進書之前得再爲此則人心翕然而定

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宮第一劄

同趙彥逾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于玉階方丈之地臣等于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諂諂冒溷聖聰第以

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爲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爲本成王剪桐爲戲周公遂封唐叔以爲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爲常事關係非輕今臣欲望聖慈

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指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于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旣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貼黃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候過宮上壽之後方可
錫宴今緣未曾過宮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
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設宴而中都反未講禮
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冊是錫宴不行將自今
始深爲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一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卽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顛望翠
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旣而十三日內教十六
日十七日孟響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

卮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
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
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人子事親
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
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
皇聖旨而免至于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一來
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旣受羣臣萬年之觴竊
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
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

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于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預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于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內屏房星爲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內屏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爲災衡岳山摧正逼祠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于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缺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爲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

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
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
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
爲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
于此伏乞睿照

貼黃臣等伏見司馬光爲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
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宮
所有錄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
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
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
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降旨
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寢闕
禮文觀瞻所係馴致疑惑而皇帝天姿恭謹兢業過甚
深念蒙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倘非壽皇聖帝
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係非輕今茲會
慶節台上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宮俾皇帝得

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卮之敬三宮歡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間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爲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宮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而況萬乘之貴兩宮

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于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于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于無間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于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爲一疏上干兩宮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于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

天子父慈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爲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于高宗今則皇帝盡孝于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內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爲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佑于上臣民夷狄厭服于下非所謂二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于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見于此雖天性無間本無可疑歲月寢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奸人欲有關說涉于離間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間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內盡變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邀迎于內庭或娛侍于禁籞使都人擁

觀萬國懽舞破羣情之惶惑消衆口之讒謗兩宮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歎爲謳吟化驕陽爲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宮同降指揮指日順動壽皇爲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于未見之先慈孝翁合于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以爲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爲難也

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爲者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爲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爲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宮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之而人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樸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

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予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人而加以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異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聖性天縱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盡爲君之道以厭服天

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甚喜與夫可厭者爲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爲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爲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爲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汚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陛下聰

明于萬一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爲愚而力行之庶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三

攻媿集卷二十四

宋

樓

鑰

撰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付託之重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卽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旣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
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卽位
之初多能自彊以銳意于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于
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旣久君
子曰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言日進偃
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或及其
身或貽禍于子孫爲後世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
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

褚遂良恭已以聽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而權移房闈
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
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
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
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以致天寶之變
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宮女淄青將
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從寬大藹然
有貞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
而其尤可憾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

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爲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爲急而不以位爲樂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爲任者能爲三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爲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修聖德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友于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觀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伏惟陛下裁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崔尙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祇畏不遑寧處乃者陰陽謬鑿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由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

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爲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陳述伏惟陛下採擇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恤于民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遯等語皆所謂遇災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祁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佑而終篇不見側身修行之言何耶嗚呼宜王之意以爲周家

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旣一一爲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桑林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興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他也

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僞則知以德行仁者爲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以僞爲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僞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必謹其獨也文王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闔門衽席之間一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

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蓋言之無不聞爲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言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政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恐有聲音笑貌之爲有無人則輟之僞故敢僭越陳之

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闈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日雷霆轟轟于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紀綱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觀矣陛下視今日爲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

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
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
直者日疎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
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卽政而訪問于羣臣也
曰於乎悠哉正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言天下之
事悠遠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
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
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爲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
下裁幸

議祧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同從官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尊
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宣祖而祔壽皇聖帝此
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
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祧僖祖
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
親猶未盡故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
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
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紊宗廟之大經當年

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弁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採錄皆以偏辭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旣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況今日九廟旣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

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實爲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爲始祖則太宗爲昭真宗爲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爲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于禮典其年三月己酉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甚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准省劄

節文

太祖皇

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宜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欲

用朱震之說藏于夾室則攷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不當藏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祔于天興殿則景靈宮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裨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攷定爲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

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立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爲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封于周故商周皆

尊爲太祖唐自涼武昭王暠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不能推暠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啟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爲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僖祖爲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于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

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旣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攷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旣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爲順今太祖旣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

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旣不可用景靈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之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園寢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貞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

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僖祖當用唐
 興聖之制立為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
 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
 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
 即廟而饗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為允當更乞行下禮部
 太常寺攷議制度施行

議明堂

部中
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
 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

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戚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祀
 也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
 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
 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准本朝典
 故緣郊祀明堂間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別
 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殯未啓可以祭
 祀某等竊見禮莫重于喪喪莫重于斬衰況事父孝則
 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
 啓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

卽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
集議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攷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問則有旣殯而祭之說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某等竊以喪莫重于斬衰祭莫重于禫祀因大喪而廢大祀

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旣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尙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紼者乃敢塗龍輅之索人子居喪不離敢所故大祀則越此紼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殿敢之所則何紼之可越某等今議合候皇帝卽次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

矣

攻媿集卷二十四

